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五十四回 水深火熱病蕭郎 夢想魂思逢倩女

百憂中感外形勞，邪病合將鬼物遭。斷髮割指誰再繼，只留戰襖付兒曹。

卻說耿朗依海氏、木媽之言，治好了彩雲的病，自家卻不爽快起來。因有暑毒，用些發散的藥。又疑心亦有水滯，亦用些通利的藥。誰知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反到成了大病。時方八月，斷得新壺，堪供晨飯。剝來細棗，可備秋嘗。過了香兒的週年，耿月旋等都來與耿朗作除服的燕會。耿朗扶杖而起，耿月旋等談天說地，與耿朗解悶。

耿朗道：「古來名人早死的，林杰十七歲，夏侯稱十八歲，袁著十九歲，邢居實二十歲，王寂二十一歲，何炯二十二歲，王弼二十三歲，王延壽二十四歲，袁耽二十五歲，禰衡二十六歲，衛笛二十六歲，鄺炎二十八歲，王勃二十九歲，阮瞻三十歲，歐陽建三十一歲，盧詢三十二歲，賈誼三十三歲，謝瞻三十四歲，王洽三十五歲，謝總三十六歲，謝惠連三十七歲，王肅三十八歲，王濛三十九歲，嵇康四十歲。愚兄才德不及諸君，而得此重病，大約不起了。」耿月旋等勸道：「兄長行事待人，亦不是短命的。不過是以食火當作暑毒，錯服了藥劑。以虛漲當作水滯，錯解了病根耳。聽得馬壯、任勇兩個人說，攻取大淵關絳宮關地戶關的時節，作下勞疾，想是偶然發作，若小心些自可不妨。」耿朗點頭道：「勞疾果是有些，但自去年八月以來，不知怎的，諸事灰心。想到四老爺哭燕岳父的祭文，把功名心灰了。想到任家送四娘為妾的事，把財帛心灰了。想到大老爺病中遺言，及今年楊岳母病故事體，把兒女心灰了。想到公明、子通、季子章與六娘之言，把恩愛心灰了。心既灰，則神消氣沮，豈非將死之兆乎？」耿月旋等又道：「兄長之病，起於去年八月。本由思念而得，若將心放開，則諸病自然可去，何至於死？意念不雜，則神自清氣自壯。諸事高興，何至灰心？若說古來名人早死的多，則那作太玄博士的莊周，作都錄司命的郭璞，作西河侯的陶侃，作北明公的季札，作蓬萊都監的陶潛，作閻浮提王的寇準，作遮須國王的曹植，作芙蓉城主的石介，作真官的韓愈，作奎宿的蘇軾，作雷部掌事的劉景文，作地下曹司的沈文通，亦各終享其壽，且又與日月長存，山川不朽，安知不同這些人一般，又何必以死生介意，自添其病！」

耿朗聽了點頭，道：「弟等所言，真金石語也。昨夜自想，亦是此意，我自安心將養罷了。」自此耿朗在家連家務亦都不管，思衣則衣，思食則食，果然心廣體胖，不上半個月已好八九。

只是身體弱了，見不得折磨。若遇刮風，休說是拔木揚沙的，要在重幃密帳中居住，就是泛蘭轉蕙的，亦要在洞房曲室裡躲藏。若遇下雨，休說是傾盆倒井的要在岑樓峻閣上去潮，就是沐柳洗花的，亦要在大廈高堂前避濕。若遇天氣涼些，便如折棉凍酒的寒冷。若遇天氣暖些，便如灼石流金的炎熱。十五這一日，白露初來，清風始至。早晨耿朗坐在正樓的小隔屋內，用龍眼湯漱過口，吃了半鐘蓮子。外邊由頤、黃流將祭祠堂及送親眷的禮物都送進來過目。耿朗看著雲屏整頓祭祠堂的菜果，愛娘分撥送親眷的禮儀，彩雲手內托著一塊鬆仁鵝油月餅，讓耿朗嘗。愛娘道：「官人是老病，不似你少年人，才病起就吃這硬頭貨。」彩雲笑著便讓愛娘，愛娘道：「這團圓餅姨娘吃多了，讓你罷。」耿朗聽了，亦覺好笑。已刻，耿朗、雲屏、愛娘、彩雲一同用飯。耿朗呷了幾口燕窩湯，吃了幾塊蒸鴨肉，幾片細蜂糕，幾匙香粳飯，放下了箸。彩雲用箸托了一段八寶香腸，送在愛娘的碗內，道：「這個不是硬頭貨。」愛娘吃著，便道：「硬雖不硬，只是好幾個月未曾嘗他，如今亦不愛。」

雲屏聽了，看著彩雲嘻嘻的微笑。飯畢，天氣暖些，耿朗移在隔屋外正樓東，第二間下南窗內牀上坐了，看了幾篇《本草》，與雲屏愛娘彩雲摸宣和牌耍子。恰遇耿岳貢的岳母家送來榆次西瓜十個，雲屏愛娘彩雲各令人切開一個來嘗，真是其大如斗，其黃如金，其肉如砂，其甜如蜜。各吃了幾茶匙，揀了兩個令人送給春晚。午後耿朗想酒吃，便飲了兩小盞藥酒。愛娘斟了一大杯遞給彩雲道：「這個比不得酸黃酒，大家都可嘗些。」

彩雲笑著接過去，又摸了一會牌。申刻，耿朗獨自一個吃粥，幾碟下飯，無非是些火腿、風魚、糟鴨、熏雀之類。晚間祀月之時，春晚令人送來酒肴五碗，與耿朗的兩碗，一樣是糟蒸桃花吐鐵，一樣是酥炙黃食鶴鶩。

其餘三碗，一碗是雲屏愛吃的南煎十香豆腐，一碗是愛娘愛吃的北爛五料鮮魚，一碗是彩雲愛吃的京式百果豬肚，潞酒汾酒各一瓶。愛娘笑道：「似這般補腎益中之物，六娘調和得最好。明日官人到了那邊，身體益發要充足了。」是夜金風漠漠，玉漏遲遲。銀漢橫空，晶盤掛午。

耿朗賞了一回月睡了。雲屏、愛娘、彩雲坐至四更方歇。次日耿朗到泗國公府內，先見了棠夫人，陪著坐了一日，傍晚回到春晚房裡，自此在泗國府內養病。一日看見夢卿的小影，勾起了香兒，又不覺得夢寐顛倒，魂魄迷離。春晚千方解勸，百計開脫，耿朗全然不悟。看到唐詩有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之句，益發胡思亂想起來。因想到天地間聰明人死了，靈光不昧，年深日久，可成地仙。由地仙而天仙，由天仙而神仙者，邀游四大，周遍三千，無處不列。聽得神仙所居，有三十六洞天，安知他兩個不在其內？於是思路如此，夢魂亦是如此。一合眼便雲車風馬，處處飄遙。山山夢到，俱不曾遇見。又想神仙所居，又有七十二福地，或者他兩個卻在那裡。於是思想如此，夢魂又是如此。一合眼，便紅旌翠羽，山山尋訪，處處夢到，亦不曾遇見。俗語說得好，以虛致虛，以邪招邪，每夜間不是夢見被火燒了，就是夢見被水淹了，不然就是被刀兵傷了。

有時夢見通政使泗國公前來責備，有時夢見任自立、楊安人前來纏混，都虧有公明達、季狸兩個人來衝散了。驚驚恐恐，忽忽悠悠，睡亦不安，臥亦不寧。春晚衣不解帶，成夜相守，愛娘、彩雲俱來作伴。這一日夜間，耿朗睡醒，約有四五更天氣。

林邊蟾影猶明，案上衫脂半減。茶爐內麝煙漠漠，藥鼎下炭火微微。看火丫環垂頭而睡，添香侍妹隱几而伏。耿朗掀起窗幕，望窗上一看，但見桐枝上下，蕉葉橫斜。恍恍惚惚，有環佩之聲。仿彷彿佛，有眉目之影。越看越真，越瞧越象，卻非別個，正是香兒。耿朗大喜，兩手雙摩睡眼，正要去開窗鎖。忽的窗子外金鈴大吠，一陣風人影不見，只剩下桐枝蕉葉。耿朗歎口氣，放下窗幕，才轉回身來。見身邊一個人側臥在那裡，衣服的芬馥，鬢髮的芳香，真鑽入鼻裡來。仔細再看，腰支的柔細，口氣的輕秀，又是香兒。這一樂無比，急用兩手去摟。緊緊抱住，口喚四娘，渾身亂摸，驚得那人坐起，耿朗還不放手。原來不是香兒，卻是春晚。春晚一邊縮頭髮，一邊教性瀾剪燈花，情團添香炭。愛娘、彩雲一齊來問，春晚笑說緣由。愛娘笑道：「我們若有福，都死在官人頭裡，官人亦是這樣思想。六娘你好呆，官人既將你當作四娘，你何不就假充四娘，一則見四娘雖死了還能有情，二則見你現在活著的亦更有意。總然有些不好看相處，誰還說你不老成麼？」愛娘這些話雖似取笑，實是譏諷。言外見得死者無知，焉能有情？拋開活著的恩義不講，卻想無知的情分，豈不是徒耗精神！說春晚呆，正是說耿朗呆也。耿朗聽了，有些悔悟。次日雲屏來了，大家都細細寬解，耿朗方才放下。不想，果然夢亦無了。又將息了許多日，便復舊如初的好起來。一時親眷都送食物與耿朗，起病酒則有南和酒、麻姑酒、金華酒、葡萄酒。茶則有鶴嶺茶、縉雲茶、蒙頂茶、仙茅茶。果品則有東昌棗、密羅柑、肅寧桃、永平梨。肉食則有泰和雞、固始鵝、灤州鯽魚、上海黃雀，及各處土產。

耿朗愛性瀾、情團的溫柔清雅，便教他兩個同青棠、丹棘一般，日日照料飲食，不離左右。正是：性情得正，哀樂合宜。分明教多情才子，暫且忘情。切莫道重義佳人，忽然不義。